



新兵发言

◎ 汪顺华

人到中年，参会发言早已是寻常事。这些年参加各类座谈，登台讲话的次数数不胜数。大多场面如风过水面，转瞬便归于平淡，随岁月隐入记忆深处。唯独上世纪80年代末，我在军营里的那次新兵发言，历经光阴沉淀，依旧清晰温热，历历如昨。

那时，我一身崭新戎装，辞别故乡，奔赴云南戍边。新兵集训地在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我被编入炮兵营。

新兵训练，日日皆是淬炼筋骨的时光。天刚微亮，起床号便划破山野寂静。出操列队，整理内务、洗漱整队、齐唱军歌、整套流程井然有序，开启满满的一天。我们从走路学起，每天练习齐步跑步正步，练军姿练毅力，从一个社会青年向合格军人转变。接着，我们开始学习炮兵专业知识，背记装备术语，如诸元、三机四架三装置……枯燥的参数、繁复的要领，一遍遍地背、一遍遍地练，硬生生刻进脑海。

年少筋骨壮，胃口更是格外好。一只洋瓷大碗，盛着满满的饭菜，吃得踏实酣畅。不过十余日，烈日暴晒、风雨操练、汗水打磨，我们褪去青涩单薄，个个身形挺拔、体魄结实，面庞圆润黝黑，眉眼间渐渐有了军人的硬朗与精气神。

待各地新兵全部集结完毕，团里传来消息：将举办新兵誓师大会，挑选一名新兵代表全团战友发言决心。

经逐级举荐，我最终被确定为全团新兵发言代表。得知消息，我彻夜难眠。躺在营房的木板床上，望着窗外沉沉夜色，少年心事热烈滚烫，满心都是对军旅前路的憧憬。

随后几晚，大家由于训练强度大早已进入梦乡，我为了不影响大家休息，就在被窝里打起手电撰写发言稿。一字一句，皆是戍边初心、热血担当。我写道：“我无比荣幸，代表全团新兵发言。谨向坚守南疆的官兵致以崇高敬意，向默默支持国防的全体战友家属致以诚挚敬意。一人当兵，全家光荣。于我们戍边新兵而言，守南疆国土、护万家安宁、立青春功业，是有志青年的无上荣光。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兵不练武，不算尽义务；武艺练不精，不算合格兵。我们钢铁立志，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

队；愿以热血扎根边疆、不负韶华，以一己小家不圆，换山河无恙、万家团圆……”

初稿写成，我郑重交给班长。班长凝神细读，抬眼端详我，说了一句：“你小子写得好，朴实又真切。”于是把稿件转交排长。排长修改了几处字句，让文稿愈发庄重有力。

此后空余时间，我手不离稿，默读熟记、反复演练，寻僻静处揣摩语气、调整节奏，只为登台之时从容笃定、不负信任。

誓师大会那日，团部操场人声鼎沸。新兵、团部老兵整齐列座，操场边角还散落着随军家属与孩童。连队拉歌声此起彼伏，嘹亮激昂。那种热血澎湃、同心同向的军营氛围，笔墨难描、人心难忘。

大会开始。新兵团杨团长登台讲话，红布裹着的麦克风前，句句嘱托、字字期许，引来全场掌声轰鸣。

紧接着带兵班长登台发言，言辞恳切、慷慨激昂。

待掌声渐歇，主持人宣布：“下面，请新兵代表发言！”那一刻，我大脑倏然空白，心跳骤然急促，耳畔嗡嗡作响。我不知是怎样移步起身、踏上主席台，只记得脚步虚浮、心绪翻涌。年轻的我，从未亲历这般盛大庄重的场面，紧张忐忑交织着自豪荣光。

我拿着稿子，走向主席台，先向主席台就座的首长们郑重敬礼，再向台下黑压压的战友敬礼，在热烈的掌声中坚定地走到麦克风前，开口发言。初时心绪紧绷，唇舌僵硬、嗓音发颤，双腿也微微发抖。寥寥数语之后，紧张缓缓消散，热血渐渐升腾。

心神安定，声线愈发清亮铿锵。我的声音透过麦克风传开，震荡操场。讲到初心誓言、使命担当，我刻意停顿蓄力，每一次静默，皆引来战友的热烈掌声。

一场发言，在张弛有度中娓娓道来，转瞬收尾，竟意犹未尽。我收束话语，端正站姿，再度向主席台上的首长、台下的全体战友庄重敬礼，转身稳步走下舞台，从容归队落座。

近四十载风雨倏忽而过，无数往事早已被时光冲淡。可砚山军营那一次忐忑又滚烫的新兵发言，始终镌刻在心底，珍藏于岁月。

儿童小说引发的阅读

◎ 林佐成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离家二十多里的坝下读初中。那是初二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与几个提前返校的同学，在宿舍简单收拾完，便相约往街上走。

几个人一路追逐打闹，十分钟不到，便来到了Z字形街道。我们走在青石铺就的街面上，两眼扫视着街道两旁的木板壁屋，糖果店、糕点店、农具店……琳琅满目的商品，看得人眼花缭乱。街道转角处，一家四扇木门洞开，门楣上写有“新华书店”几个大字的硕大店铺，赫然而立。我们争先恐后地钻进去。

我们趴在木柜上，指点着那些连环画，有说要这本的，有说要那本的，到后来，几乎人人都捏着一本连环画。我狠心一咬牙，掏出三角二分钱，买下儿童小说——《这里是恐怖的森林》。

我记得，那周只要下课铃声一响，或者忙完当天作业，只要天光还能看清书上的文字，我都会急不可待地掏出这本书翻看。假扮马帮深入匪区侦察的莽勒戈，一路经受的凶险；藏身父亲箩筐紧随而行的戈龙，时时面临的考量；放鸢鹰悬白布暗通消息的贡布老爹，步步惊心的周旋……书的内容磁石般吸引着我，也让13岁的少年第一次体味到，读书是如此有趣如此带动。那段时间，我做梦都想找几本课外读物。可那个年代，课外读物从何而来？还好，有连环画充当了我的课外读物。

一年后我走进师范学校。师范学校的图书室位于老式木楼上。阔大、昏暗的图书室里，据说藏有3万册图书。那一木格一木格摆放的老旧图书，连同散发着墨香的一长溜崭新文学杂志，让人目不暇接。走进图书室，就像走进书的迷宫，让人不知从何处下手。我内心渴望能读到如《这里是恐怖的森林》一样有趣的小说。凭着有限的文学常识，我找来《骆驼祥子》《家》等小说，读起来尽管味道不错，却总感觉缺少了什么。后来，我借来五卷本《悲惨世界》，但它人物繁多、思想深邃，让阅读修为不高的我很快兴味索然，半本没读完就归还到图书室。

我开始将阅读方向转向文学期刊。或许契合了阅读兴趣与水平，《美食家》《绿化树》

《棋王》等中篇小说，读起来通畅又有味。尤其是读到作家谭力发表在《十月》杂志上的中篇《蓝花豹》，那曲折离奇的情节，女主人公悲惨的命运，连同熟悉的大巴山风情，带给我心灵的震撼，一点不亚于《这里是恐怖的森林》。

或许第一次接触到的课外读物是小说，后来，我的阅读多集中于小说，直到《西厢记》出现。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到地区教育学院参加中文离职进修。文选课上，老师引导我们学习《西厢记·长亭送别》。我不知道老师讲述了什么，但这些唯美的文字，就像重锤，击中了我心房，让心灵兀自震颤。我品味着《西厢记·长亭送别》一折，读得几乎能一字不漏地背诵。一定要找到整本《西厢记》读读，我想。我钻进学院那个藏于校园一角的图书馆，翻遍凹凸晃晃，还是失望而归。

进修结束回到乡下，还是没有忘记《西厢记》，我骑着自行车，满世界疯找——去老街旧书店，去县城新华书店，去租书、租连环画的大小书摊……直到同事搬家扔出一摞旧书，我才如获至宝地找到《西厢记》。

我细细品读着《西厢记》。那俯拾皆是唯美词句，让我一次次沉醉。原来，除了险象环生的故事，优美的文字，幽远的意境，一样让人爱不释手。我开始寻找美文，《滕王阁序》《祭十二郎文》《项脊轩志》……这些文章品读起来，虽不像《这里是恐怖的森林》般带来惊悚，却让人心安宁熨帖，犹如夏日里的雨。

就像一段插曲，读完这些，我又回到了喜欢的叙事文本，这或许与最初阅读《这里是恐怖的森林》留下的记忆相关。我先是选择20万字以内的小长篇，然后过渡到四五十万字的大长篇，再到更长的长篇。到后来，随着阅历增长、阅读修为提升，哪怕是洋洋洒洒上百万字的巨著，哪怕人物众多、结构繁复……我都能沉下心来，静静阅读。

或许，《这里是恐怖的森林》比不上传世之作，但它在特定时期对一个13岁少年的影响，却如此深远。

一纸干钧：从侨批与交子看中华诚信文化

◎ 拓敬雯

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最轻的是一封封侨批，最重的也是一封封侨批。薄薄纸页，几行家书，几笔汇款，却托起了一个家庭漫长的等待，也托住了远方游子不曾言说的担当。

阿嬷叶淑柔珍藏着从南洋寄来的侨批，她相信那些字句，相信远方仍有人牵挂这个家，也相信每一次银信抵达，都是生活继续下去的希望。后来真揭开，丈夫陈木生已于1960年在一次见义勇为中逝世，此后写信的人是受木生救父之恩的另一位女性——谢南枝。由此，信在事实上并不完全真实，可那一笔笔寄回来的钱、那数十年不曾中断的照拂、那份替人担当的情义，却都是真实的。

这正是侨批最值得凝视的地方。它不是普通的家书，也不是简单的汇款凭证，而是“银信合一”的特殊载体。钱与信在同一张纸上相遇，生计与思念在同一条邮路上偕行。它一头连着漂泊海外的谋生者，一头连着留在故土的亲人；一头是远方的艰辛，一头是家中的柴米油盐。侨批之所以能穿越山海，不只是因为有人传递，更因为有人相信。相信水客会送到，相信批局会兑付，相信寄批人不会忘家，相信收批人会明白字里行间的牵挂。

由侨批联想到北宋成都的交子，便能看见中华诚信文化中另一种同样动人的表达。交子也是一张纸，它产生于四川铁钱流通不便、市场交易呼唤轻便媒介的现实需求里。人们愿意接受它，不是因为纸本身贵重，而是因为相信它背后的兑付承诺。侨批与交子，一个连通南洋与侨乡间的亲情、家计，一个承载巴蜀市井的贸易、交换。二者形态不同，场景不同，却共同回答了一个问题：一张纸，何以能承载真实价值？答案正在于诚信。

侨批之信：山海之间的守护

侨批的珍贵，不在于它年代久远，而在于它真实记录了普通中国人如何在离散中守住家庭责任。近代以来，大量闽粤沿海民众为生活所迫，远赴海外谋生，他们在异国从事艰苦工作，忍受贫困、歧视与孤独，却仍节衣缩食，把血汗钱连同家书寄回故土。对他们而言，寄批不是偶然的情感表达，而是一种必须履行的家庭责任。

电影中，木生在南洋的生活很是艰辛。他一开始偷住在老乡的出租房里，靠拉三轮车挣苦力钱，其间还因去错地盘而挨打。后来，他在一场火灾中丧失全部积蓄，并因与纵火的人

搏斗而入狱两年。可木生写给家里的信，往往报喜不报忧。这样的细节很真实，许多远行的人都是把苦留在异乡，把希望寄回家里，把疲惫藏在身体里，把体面写进信中。侨批因此不只是一封信，也是一种善意的遮蔽，让家乡的人知道远方仍有消息和希望。

对留在家乡的亲人来说，侨批更是生活秩序的一部分。阿嬷收到的不是一张抽象的汇款凭证，而是远方仍在的回应。每一封侨批都在告诉她：这个家仍被惦记，生活仍有支撑，等待仍有意义。侨批把不可见的远方变成可触摸的纸页，把无法相见的人变成可以反复阅读的字迹。人不在，信在；身未归，银归。侨批成为了侨乡家庭维系亲情、安排生活、确认责任的重要纽带。

侨批背后还存着一整套民间信用网络。早期依靠水客、亲友、同乡捎带，后来逐渐发展出批局、批脚、汇兑、防伪、回批等机制。它表面看是金融与邮递，深层却是乡土社会、同乡网络、职业声誉和道德约束共同支撑的信用实践。寄批人相信，钱不会被吞没；收批人相信，信不会被篡改；批局相信，长期经营必须守住声誉。这种信用不是写在高大的制度牌匾上，而是落在一次次准时送达、一笔笔准确兑付、一封封认真回批之中。

所以，侨批中的“信”，不是单指书信，更是信任、信义与信用。它让远隔重洋的人可以“不相见而相托”。这份相托，有经济上的供养，也有情感上的安顿；有对家人的责任，也有对故土的牵挂。侨批之所以值得今天的人重新理解，正在于它让诚信不再只是抽象道德，而成为普通人日复一日的生活实践。

交子之信：市井之间的兑付

如果说侨批展示的是离散家庭中的守护之信，那么交子展示的则是市场流通中的兑付之信。交子诞生于北宋四川成都一带，彼时四川多用铁钱，铁钱笨重，大额交易极不方便。商业发展需要更轻便的交换媒介，于是民间出现了交子铺。人们把铁钱存入铺户，取得可以兑付的纸质凭证，再凭此进行交易。1024年官方设立益州交子务后，交子从民间信用凭证发展为政府信用货币，成为中国货币史上极具标志意义的创造。

交子的出现说明，市场的良好运转光靠货物和货币还不够，还要有信用。一张交子能否流通，关键不在纸张多精美，而在持有人是否相信它能够兑付。若铺户失信，交子便成为废

纸；若商号守信，纸券便可以代替沉重的钱币。交子本质上是一种信用凭证，它把人们对商号、行业和制度的信任，转化为市场交易中的便利。

交子与侨批有相通之处。侨批之所以能抵达家门，是因为寄递和汇兑系统值得相信；交子之所以能进入市场，是因为兑付承诺值得相信。侨批解决的是“人远在南洋，钱和信如何回家”的问题，交子解决的是“铁钱沉重，交易如何轻便进行”的问题。二者面对的现实困难不同，却都通过纸张创造出新的信用媒介。

更重要的是，交子也说明诚信可存在于陌生人之间。交子的流通意味着人们愿意在陌生人交易中接受一张纸，愿意相信其上的承诺会被履行。这种信任一旦形成，就能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市场效率。

交子从民间信用走向制度信用，正说明制度不是凭空制造信用，而是在社会已有信用实践基础上加以整合、确认和扩大。

诚信文化的当代回响

侨批与交子相隔千年，产生于不同地域，也服务于不同生活场景。可是，它们共同揭示了中华诚信文化的一条深层逻辑：信用不是悬在空中的口号，而是嵌入家庭生活、市场交往和社会秩序之中的实践能力。

在《给阿嬷的情书》中，谢南枝代替陈木生继续写信寄钱，是影片最有重量的地方。从一方面看，那些信延迟了叶淑柔知道真相的时间，另一方面看，谢南枝又是在替逝者延续未完成的责任。影片没有把这种行为轻易美化为崇高，而是让观众看到普通人在命运夹缝中如何理解“信义”。

淑柔得知真相后的反应，同样值得深思。她轻轻地说：“橄榄菜凉了，装好带给南枝。”

淑柔没有宣泄情绪，但那并不是冷漠，而是老一辈人承受人生重压的方式。几十年的等待、误会、支撑和情义，不可能被一句真相立刻清算。她最终去泰国看望南枝，也不是简单地感恩一个“谎言”，而是在漫长人生之后理解了另一种情义和守诺。正是在这一刻，侨批不再是历史物件，而成为相互承担的情义见证。

一纸何以干钧？因为纸上有字，字后有人，人心有信。正是这份不相见而相托的信义，安顿人心，维系秩序，也让中华诚信文化具有温暖而坚实的力量。

夏日草原

汤青摄



谷雨读《诗经》

◎ 许淳彦

这是最后才懂的：时间爱情，或是声色都抵不过灵魂的声音就像现在，我自蒙于墙外的牡丹日开像是一朵花儿出像是《诗经》里，遗失的曲子有一个青年在日出时，骑着马来到我的世界他说世道人心，都将合拢他说一个人只有在面对生死的时候才能面对自己那年夏天，他酿了整整十坛雄黄酒他唱着古调嘤出一条银色的画舫他也唱过伊水、情歌，然后痛哭他说谷雨的雨水恰好可以洗涤洁白的石头我睡醒了，吃冷硬的米饭，喝冷水雁群飞去的地方，仍旧有一座城它关了城门同我一起醉酒的青年坐上马车万树生花月光忽然暗了下来浮云一次次回到固有角色里而那半温酒盏而那双温酒盏叹笙歌皎白，且舞万事如霜盼尽山水入眼来独酌不还乡

